

# 唐宋文舉要

高步瀛 箋釋  
陳廷燁 整理

下



長江出版社




崇文書局

# 唐宋文舉要

下

高步瀛  
箋釋

陳廷燁  
整理

 長江出版傳媒

 崇文書局

## 唐宋文學要乙編卷一 唐文十五首

霸縣高步瀛學

唐初文體，沿六朝之習，雖以太宗之雄才，亦學庾子山爲文，此一時風氣使然，殊不關政治污隆。歐陽永叔譏其不能革五代之餘習，鄭毅夫譏其文纖浮靡麗，不與其功業相稱，皆書生之見，實亦囿於風氣而爲此言耳。當時最著者爲四傑，其小品猶存齊梁韻味，而鴻篇鉅製，則務恢而張之。雖閱博瑰麗，震鑠一時，其弊也或流於重臃，或溺於汜濫，亦學者所當擇也。安成同其風，巨山繼其武。及燕、許以氣格爲主，而風氣一變，於是漸厭齊梁，而崇漢魏矣。然古文之體格未成，駢儷之宗風亦墜，雖見雅飭，殊乏精采。開、天以後，日益蛻化。洎韓、柳出，而駢文益衰，然作者亦未嘗絕也。晚唐溫、李齊名，義山隸事精切，藻思周密，實出飛卿之上，然才力漸薄，遂開宋四六之先聲矣。宋初楊、王諸子，尚緣唐體，歐、蘇而後，氣體又一變。南渡以降，浮溪爲前茅，文山爲後勁。有宋一代，作者固不乏人。然其上者，洵能食古而化，推陳出新；其下者，則語意平凡，振采不飛，負聲無力。觀王厚齋之指南，洪容齋之摘句，知漢家自有法度，即以長卿、子雲之才，亦不能不俯而就範也。然駢文家或屏宋體爲不足觀，亦過矣。今并存其梗概，以備學者審擇焉。

## 王無功

王績，字無功，絳州龍門人。隋大業中，舉孝悌廉潔，授祕書省正字，不樂在朝，求爲六合丞，旋解官還鄉里。唐武德初，以前官待詔門下省。貞觀中爲大樂丞，旋棄官去。績遊北山、東臯，著書自號東臯子。新舊唐書並入隱逸傳。

## 答刺史杜之松書

呂才東臯子集序曰：「貞觀中，京兆杜之松、清河崔善繼爲本州刺史，皆請與君相見。君曰：『奈何悉欲坐召嚴君乎？』竟不見。崔、杜高君調趣，卒不敢屈，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，詩書往來不絕。」新唐書隱逸

王績傳曰：「杜之松，故人也，爲刺史，請績講禮。荅曰：吾不能揖讓邦君，談糟粕棄醇醪也。」

月日，博士陳龕至，奉處分借家禮，並帙封送，至請領也。又承欲相招講禮，聞命驚笑，不能已已。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？以上答借家禮及其相招之意。

唐六典卷三十：「州有經學博士、醫學博士，各一人。」○無功重答杜使君書言：「先人遺旨，頗曾恭習。」又稱：「先君獻公，因事起義。」知家禮蓋無功之祖所著，文中子王道篇稱爲安康獻公者也。杜淹文中子世家曰：「同州刺史 彥，生濟州刺史，一曰安康獻公，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，諱隆，字伯高，文中子之父也。」○世說新語儉嗇篇曰：「郗公聞之，驚怪不能已已。」傷逝篇曰：「何揚州云使人情何能已已。」○明公之稱，

見魏志呂布傳，後漢書同。禮記檀弓上鄭注曰：「徒猶空也。」此言前日眷顧或非真知己而空有此情也。庾子山思舊銘曰：「怨之徒也，何能感焉？」與此「徒」字義同。○漢書蕭望之傳注應劭曰：「下走，僕也。」顏師古曰：「下走者，自謙言趨走之役也。」

下走意疎體放，性有由然。兼棄俗遺名，爲日已久。淵明對酒，非復禮義能拘；叔夜攜琴，惟以烟霞自適。登山臨水，邈矣忘歸；談虛語玄，忽焉終夜。僻居南渚，時來北山。兄弟以俗外相期，鄉閭以狂生見待。歌去來之作，不覺情親；詠招隱之詩，惟憂句盡。帷天席地，友月交風。新年則柏葉爲樽，仲秋則菊花盈把。羅含宅內，自有幽蘭數叢；孫綽庭前，空對長松一樹。高吟朗嘯，挈榼攜壺。直與同志者爲羣，不知老之將至。以上自述。

宋書隱逸傳曰：「陶潛，字淵明，或云淵明字元亮，潯陽柴桑人也。貴賤造之者，有酒輒設，若先醉，便語客：『我醉欲眠，卿可去。』其真率如此。郡將候潛，值其酒熟，取頭上葛巾漉酒，畢，還復著之。」○晉書嵇康傳曰：「康字叔夜，譙國銜人也。常修養性服食之事，彈琴詠詩，自足爲懷。」○宋玉九辯曰：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。」○世說新語容止篇曰：「王夷甫妙於談玄。」○無功遊北山賦曰：「獨居南渚，時遊北山。」無功又有北山詩。案：清統志曰：「山西絳州河津縣，魏曰龍門，唐貞觀十七年屬絳州。汾河在州城南門外，西至河津縣南入河。黃河在河津縣西，疏屬山在河津縣東。文中子云：『疏屬之南，汾水之曲，有先人蔽廬

在。」(事君篇)王通故里，在河津縣南三十里。又，通弟績，隱處東皋村，在縣東。」○無功與馮子華書曰：「家兄知吾縱恣，亦以俗外相待，不拘以家務。」又曰：「吾家三兄生於隋末，傷世擾亂，有德無位。」案：無功兄弟四人，伯兄通字仲淹(文中子世家)，即文中子，仲兄凝字叔恬(王福時王氏書雜錄)，次即績，季弟靜字保名(並文中子禮樂篇)。此書稱三兄者，蓋據諸從昆弟之序數之耳。○史記酈生傳曰：「縣中皆謂之狂生。」○陶淵明有歸去來辭，宋書隱逸傳曰：「陶潛解印綬去職，賦歸去來。」○左太沖、陸士衡皆有招隱詩。○劉伯倫酒德頌曰：「幕天席地，縱意所如。」○荆楚歲時記曰：「正月一日，長幼悉正衣冠，以次拜賀，進椒柏酒，飲桃湯。」○藝文類聚草部上引續晉陽秋曰：「陶潛無酒，坐宅邊菊叢中，採摘盈把。」○晉書文苑傳曰：「羅含，字君章，桂陽耒陽人也。累遷散騎常侍、侍中，仍轉廷尉、長沙相。年老，致仕還家，階庭忽蘭菊叢生，以為德行之感焉。」○晉書孫綽傳(附孫楚傳。楚，太原中都人。)曰：「綽字興公，所居齋前，種一株松，恒自守護。」○酒德頌曰：「動則挈榼提壺。」○論語述而篇曰：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」欲令復整理簪履，修束精神，揖讓邦君之門，低昂刺史之坐，遠談糟粕，近棄醇醪，必不能矣。亦將恐芻狗貽夢，櫟社見嘲。去矣君侯，無落吾事。

以上謝不能往。○蔣心餘曰：

「能以淡勝，故自高出羣賢。」

莊子天道篇曰：「桓公讀書於堂上，輪扁曰：君之所讀者，古人之糟魄已夫。」釋文曰：「魄，又作『粕』。」○漢書爰盎傳曰：「買二石醇醪。」顏注曰：「醇者不雜，言其醲也；醪，汁滓合之酒也，音牢。」○莊子天運篇：「師金曰：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，聚弟子遊居寢臥其下，是非其夢邪？」魏志方伎傳曰：「周宣，樂安人也。嘗有問宣曰：『吾昨夜夢見芻狗，其占何也？』宣答曰：『君欲得美食耳。』出行果遇豐膳。」

又問宣曰：「昨夜復夢見芻狗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君欲墮車折脚。」頃之果如宣言。後又問宣：「昨夜復夢見芻狗，何也？」宣曰：「君家欲失火。」俄遂火起。問宣曰：「三夢芻狗，而其占不同，何也？」宣曰：「芻狗者，祭神之物，故君始夢，當得飲食也。祭祀既訖，則芻狗爲車所轢，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。芻狗既車轢之後，必載以爲樵，故後夢憂失火也。」○莊子人間世篇曰：「匠石之齊，至乎曲轅，見櫟社樹，曰散木也。匠石歸，櫟社見夢曰：而幾死之散人，又惡知散木？」○莊子天地篇曰：「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，禹往見之，子高曰：夫子闔行邪，無落吾事。」釋文曰：「落猶廢也。」

## 杜之松

全唐文載：「之松，博陵曲阿人。隋起居舍人，入唐爲河中刺史。」全唐詩同。其二云曲阿人（今江蘇丹陽縣），與吕才序言京兆不合。宋計有功唐詩紀事亦云之松貞觀中爲河中刺史。然據元和郡縣志及新舊唐書地理志，改蒲州爲河中府在開元初年，吕才但言之松爲本州刺史，是絳州非蒲州也。（龍門縣，今山西河津縣，隋開皇十六年割屬蒲州，唐武德三年屬秦州，貞觀十七年秦州廢，改屬絳州。）

## 答王績書

辱書，知不降顧，歎恨何已。僕幸恃故情，庶迴高躅。豈意康成道重，不許

太守稱官；老萊家居，羞與諸侯爲友。延佇不獲，如何如何；奇跡獨全，幸

甚幸甚！以上王不肯來。

後漢書鄭玄傳曰：「玄字康成，北海高密人也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，遣使要玄，大會賓客。時應劭亦歸於紹，因贊曰：「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？」玄笑曰：「仲尼之門，考以四科，回賜之徒，不稱官閥。」劭有慙色。」○列女傳賢明傳曰：「楚老萊子逃世，耕于蒙山之陽，人或言之楚王，楚王駕至老萊子之門，曰：「願先生幸臨之。」老萊子曰：「諾。」其妻載畚挾薪樵而來，曰：「何車跡之衆也？」老萊子曰：「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。」妻曰：「妾聞之：「可授以官祿者，可隨以鈇鉞。」能免於患乎？」投其畚而去，至江南，老萊子隨其妻而居之。」又見皇甫謐高士傳卷上。

敬想結廬人境，植杖山阿，林壑地之所豐，烟霞性之所適，蔭丹桂，藉白茅，濁酒一杯，清琴數弄，誠足樂也。此真高士，何謂狂生？以上王之高尚。

陶淵明飲酒詩曰：「結廬在人境。」○論語微子篇曰：「植其杖而芸。」陶淵明歸去來辭曰：「或植杖而耘耔。」魏志常林傳曰：「耕種山阿。」○易大過初六曰：「藉用白茅。」○稽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曰：「濁酒一杯，彈琴一曲，志願畢矣。」

僕憑藉國恩，濫尸貴部。官守有限，就學無因。延頸下風，我勞何極。前因行縣，實欲祇尋。誠恐燉煌孝廉，守琴書而不出；酒泉太守，列鐘鼓而空還。

所以遲迴，遂攬轡也。

以上自述，並言前日不敢相尋之故。

莊子胠篋篇曰：「遂至使民延頸舉踵。」○左傳僖十五年曰：「羣臣敢在下風。」○漢書韓延壽傳曰：「不肯出行縣。」○爾雅釋詁曰：「祇，敬也。」○晉書隱逸傳曰：「汜騰，字無忌，敦煌人也。舉孝廉，除郎中。屬天下兵亂，去官還家，柴門灌園，琴書自適。」○太平御覽逸民部三引王隱晉書曰：「宋織，字令文（晉書作「艾」），敦煌人也，隱於酒泉山。酒泉太守馬岌，高尚之士也，具威儀，鳴鐘鼓（晉書作「鏡鼓」），造織，織拒而不見。」○步出夏門行古詞曰：「攬轡爲我御。」

僕雖不敏，頗識前言。道既知尊，榮何足恃。豈不能正平公之坐，敬養亥唐；屈文侯之膝，恭師子夏？雖齊桓德薄，五行無疑；畦夸故人，一來何損。以上仍望其來。

孟子萬章下曰：「晉平公之於亥唐也，人云則人，坐云則坐，食云則食。」又見抱朴子欽士篇及御覽人事部十三引韓非子。（凡兩見，腓腓門作「唐亥」，足門作「唐彥」，「彥」即「亥」字之譌。而逸民部九引嵇康高士傳亦作「亥唐」。）○史記魏世家曰：「文侯受子夏經藝。」又見仲尼弟子列傳。○韓非子難一曰：「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，桓公三往而弗得見，於是五往乃得見之。」又見呂氏春秋下賢篇、新序雜事五。○魏書逸士傳曰：「畦夸，趙郡高邑人也，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。浩爲司徒，奏徵爲其中郎，辭疾不赴。州郡逼遣，不得已入京師與浩相見，延留數日，惟飲酒談敘平生，不及世利。浩每欲論屈之，竟不能發言，其見敬憚如此。」

蒙借家禮，今見披尋。微而精，簡而備，誠經傳之典略，閨庭之要訓也。其

喪禮新義，頗有所疑，謹用條問，具如別帖，想荒宴之餘，爲詮釋也。遲更

知聞。

以上論所借之書。○蔣心餘曰：「氣體殊佳。」

顯延年五君詠曰：「韜精日沈飲，誰知非荒宴？」○廣韻六至：「遲，直利切，待也。」案：「遲」「遲」字同。

（說文「遲」「遲」之篇文。）

### 李善

李善，揚州江都人。（江夏縣志云「字次孫」，不足據。）顯慶中，累補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、崇賢館直學士，轉祕書郎。乾封中，出爲涇城令，坐與賀蘭敏之周密，配流姚州，後遇赦得還，以教授爲業，諸生多自遠方而至。載初元年，卒。舊唐書附儒學上曹憲傳；新唐書見文藝中李邕傳，邕，善之子也。

### 上文選注表

舊唐書儒學李善傳曰：「嘗注解文選，分爲六十卷，表上之，賜絹一百二十匹，詔藏于祕閣。」新唐書文藝李邕傳曰：「父善爲文選注，敷衍淵洽，表上之，賜資頗渥。」舊書經籍志、新書藝文志總集類皆載有李善注文選六十卷。

臣善言：竊以道光九野，縟景緯以照臨；德載八埏，麗山川以錯峙。垂象之

文斯著，含章之義聿宣。協人靈以取則，基化成而自遠。

以上人文與天文、  
地文並著。

易益彖傳曰：「其道大光。」呂氏春秋有始篇曰：「天有九野，中央曰鈞天，東方曰蒼天，東北曰變天，北方曰玄天，西北曰幽天，西方曰顯天，西南曰朱天，南方曰炎天，東南曰陽天。」淮南子天文篇同。開元占經卷三引尚書考靈耀、楚辭天問王逸注、廣雅釋天作「東方皞天，南方赤天，西方成天」，餘並同。太玄玄數篇曰：「九天：一爲中天，二爲羨天，三爲從天，四爲更天，五爲睟天，六爲廓天，七爲滅天，八爲沈天，九爲成天。」又異。○漢書王莽傳顏注曰：「縛，繁也。」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曰：「揆景緯以裁基。」注曰：「景，日也；緯，星也。」詩日月曰：「照臨下土。」左傳莊二十二年曰：「照之以天光。」○易坤象傳曰：「坤厚載物，德合無疆。」司馬長卿封禪文曰：「下泝八埏。」李注引孟康曰：「埏若瓮埏，地之八際也。」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曰：「淮南子作『八黃』。」案：今淮南墜形篇作「八殞」。○易離彖傳曰：「百穀草木麗乎土。」周禮小司寇鄭注曰：「麗，附也。」文選射雉賦徐爰注曰：「峙，立也。」○易繫辭傳下曰：「天垂象。」坤六三曰：「含章可貞。」○「協」「協」字通。○書僞太誓上曰：「惟人萬物之靈。」○陸士衡文賦序曰：「取則不遠。」○易恒彖傳曰：「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。」

故義繩之前，飛葛天之浩唱；媧簧之後，揆叢雲之奧詞。步驟分途，星躔殊建；球鍾愈暢，舞詠方滋。楚國詞人，御蘭芬於絕代；漢朝才子，綜鞏帙於遙年。虛玄流正始之音，氣質馳建安之體。長離北度，騰雅詠於圭陰；化龍東鶩，煽風流於江左。

以上古今文  
章之變遷。

易繫辭下曰：「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作結繩而爲罔罟。」又曰：「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。」孔疏曰：「大事大結其繩，小事小結其繩。」僞孔安國尚書序曰：「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畫八卦，造書契，以代結繩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」○呂氏春秋古樂篇曰：「昔葛天氏之樂，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闋。」高注曰：「葛天氏，古帝名。」○楚辭九歌少司命曰：「臨風悅兮浩歌。」○禮記明堂位曰：「女媧之笙簧。」鄭注引世本作篇曰：「女媧作笙簧。」○漢書禮樂志注引晉灼曰：「揆即光炎字也。」太平御覽天部八引尚書大傳曰：「舜爲賓客，禹爲主人，百工相和而歌卿雲。于時八風循通，卿雲蓂莢。」注曰：「言和氣應也。蓂，或作『蓂』。」案：「蓂」「叢」字同。○後漢書曹褒傳：「元和二年下詔曰：三五步驟。」章懷注引孝經鈞命決曰：「三皇步，五帝驟，三王馳。」○方言十二曰：「日運爲躔。」漢書律曆志顏注曰：「躔，舍也。」公羊傳隱元年何注曰：「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，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，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。」禮記月令：「孟春之月，日在營室。」鄭注曰：「日月之行，一歲十二會，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，觀斗所建，命其四時。此云孟春者，日月會於諏訾，而斗建寅之辰也。」案：月令據夏正建寅，故正月日在營室；推之殷正建丑，則日在婺女；周正建子，則日在斗。然恒星東移，古今日躔有異，此不過言其大略耳。○書益稷僞孔傳曰：「球，玉磬。」又曰：「鏞，大鍾。」案：「鍾」乃「鐘」之通借字。○禮記樂記曰：「歌詠其聲也，舞動其容也。」○史記屈原傳曰：「屈原者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憂愁幽思而作離騷。」案：離騷曰：「纫秋蘭以爲佩。」○楊子法言寡見篇曰：「今之學也，非獨爲之華藻也，又從而繡其鞶帨。」內則鄭注曰：「鞶，小囊，盛帨巾者。」○世說新語賞譽篇曰：「王敦爲大將軍，鎮豫章，衛玠避亂，從洛投敦，相見欣然，談話彌日。于時謝鯤爲長史，敦謂鯤曰：不意永嘉之中，復聞正始之音。」劉孝標注引玠別傳曰：「敦謂僚屬曰：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，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。微言之緒，絕而復續。不悟永嘉之中，復聞正始之音。」又見

晉書衛玠傳。又王衍傳曰：「魏正始中，何晏、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，以爲天地萬物，皆以無爲爲本，無也者，開物成務，無往不存者也。」文心雕龍明詩篇曰：「正始明道，詩雜仙心。何晏之徒，率多浮淺。」魏志三少帝紀曰：「齊王芳即皇帝位，詔曰：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。」○宋書謝靈運傳論曰：「至于建安，曹氏基命，子建、仲宣，以氣質爲體。」邢子才廣平王碑文曰：「方見建安之體，復聞正始之音。」後漢書獻帝紀曰：「改元建安。」○文選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曰：「婉婉長離，凌江而翔。長離云誰，咨爾陸生。」李善注曰：「長離喻機也。」漢書曰：「長麗前揆光耀明。」臣瓚曰：「長離，靈鳥也。」離與「麗」古字通。」案：李引漢書，見禮樂志。北度，謂陸機度江入洛陽也。○周禮大司徒之職：「以土圭之灋測土深，正日景，以求地中。日南則景短多暑，日北則景長多寒，日東則景夕多風，日西則景朝多陰。日至之景，尺有五寸，謂之地中。」鄭司農曰：「土圭之長，尺有五寸，以夏至之日，立八尺之表，其景適與土圭等，謂之地中，今潁川陽城地爲然。」案：據先鄭此注，漢潁川郡陽城縣正當地中，陽城爲今河南登封縣地，在洛陽東南一百二十里，則洛陽在其西，與日西則景朝多陰之義合，故云圭陰也。○藝文類聚帝王部三引晉陽秋曰：「太安中，童謠曰：『五馬浮渡江，一馬化爲龍。』永嘉大亂，王室淪覆，唯琅琊、西陽、汝南、南頓、彭城五王獲濟，至是中宗登祚。」又見晉書元帝紀。○宋書謝靈運傳論曰：「在晉中興，玄風獨扇，爲學窮於柱下，博物止乎七篇，馳聘文辭，義彈乎此。」文心雕龍明詩篇曰：「江左篇製，溺於玄風，羞笑徇務之志，崇盛忘機之談。」宋初文詠，體有因革，莊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。」

爰逮有梁，宏材彌劭。昭明太子，業膺守器，譽貞問寢。居肅成而講藝，開博望以招賢。搢中葉之詞林，酌前修之筆海。周巡緜嶠，品盈尺之珍；楚望

長瀾，搜徑寸之寶。故撰斯一集，名曰文選。後進英髦，咸資準的。

以上昭明之撰文選。

梁書武帝本紀曰：「中興二年三月丙辰，齊帝禪位於梁王。」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，高祖即皇帝位。○晉書郭璞傳贊曰：「夙振宏材。」爾雅釋詁曰：「劬，勉也。」○梁書昭明太子傳曰：「昭明太子統，字德施，高祖長子也。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於襄陽。天監元年，立爲皇太子。中大通三年四月乙巳薨，時年三十一，諡曰昭明。所著文選三十卷。」○易序卦傳曰：「主器者莫若長子。」○禮記文王世子曰：「文王之爲世子，朝於王季日三。雞初鳴而衣服，至於寢門外，問內豎之御者曰：今日安否何如？」○三國志魏志文帝紀注引王沈魏書曰：「帝初在東宮，集諸儒於肅城門內，講論大義，侃侃無倦。」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八引「肅城」作「肅成」。○漢書武五子傳曰：「戾太子據，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，及冠，就宮，上爲立博望苑，使通賓客。」案：梁書昭明太子傳曰：「引納才學之士，賞愛無倦，恒自討論篇籍，或與學士商榷古今，閒則繼以文章著述，率以爲常。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，名才並集。晉宋以來，未之有也。」○離騷王逸注曰：「搴取也。」詩殷武曰：「昔在中葉。」毛傳曰：「葉，世也。」文選左太沖蜀都賦曰：「當中葉而擅名。」案：此文中葉，指周秦以來，對上古而言。陸佐公感知己賦曰：「文究詞林。」昭明太子文選序曰：「泛覽辭林。」○離騷曰：「謇吾法夫前脩兮。」王注曰：「上法前世遠賢。」案：「脩」字通用。論衡亂龍篇曰：「劉子駿，漢朝智囊，筆墨淵海。」○「周巡繇嶠」四句，以品珠玉喻選文也。穆天子傳一曰：「乃至於崑崙之丘，以觀春山之瑤。」文選陸士衡樂府飲馬長城窟行注曰：「繇，遠也。」（案：此依六臣本。）爾雅釋山曰：「山銳而高，嶠。」釋文曰：「嶠，渠驕反，郭又音驕，字林作『嵩』，云山銳而長也，巨照反。」○尹文子大道上曰：「魏田父有耕于野者，得寶玉徑尺。」文選西都賦注亦引之。○淮南子覽冥篇高注曰：「隋侯，漢東之國，姬姓諸侯也。隋侯見大蛇傷斷，以藥傅之，後蛇于江中銜大珠以報之，因曰隋侯之珠，蓋明月珠也。」

西都賦注亦引之。又搜神記卷二十曰：「隋縣澁水側有斷蛇丘。隋侯出行，見大蛇被傷中斷，使人以藥封之，蛇乃能走。歲餘，蛇銜明珠以報之，珠盈徑寸，純白而夜有光明，如月之照，可以燭室，故謂之隋侯珠，亦曰靈蛇珠，又曰明月珠。」案：「隋」字當作「隨」。隨，漢東之國，與楚鄰，後入于楚。長瀾，指江漢也。管子揆度篇曰：「南貴江漢之珠。」史記封禪書曰：「齊桓公曰：南伐至召陵，登熊耳山以望江漢。」爾雅釋水曰：「大波爲瀾。」○爾雅釋言曰：「髦，俊也。」文選辨命論曰：「英髦秀達。」○淮南子兵略篇許注曰：「的，射準也。」

伏惟陛下，經緯成德，文思垂風。則大居尊，耀三辰之珠璧；希聲應物，宣六代之雲英。孰可撮壤崇山，導涓宗海？以上稱頌高宗。

蔡邕獨斷上曰：「天子正號曰皇帝，自稱曰朕，臣民稱之曰陛下。陛下者，階也，所由升堂也。天子必有近臣執兵，陳於階側，以戒不虞。謂之陛下者，羣臣與天子言，不敢指斥，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，因卑達尊之意也。上書亦如之。」○左傳昭二十八年：「成鱄曰：經緯天地曰文。」書堯典曰：「欽明文思安安。」○論語泰伯篇：「子曰：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。」儀禮喪服：「傳曰：君，至尊也。」○左傳桓二年曰：「三辰旂旗。」杜注曰：「三辰，日月星也。」漢書律曆志曰：「日月如合璧，五星如連珠。」○老子曰：「大音希聲。」○周禮春官大司樂曰：「以樂舞教國子，舞雲門、大卷、大咸、大磬、大夏、大濩、大武。」鄭注曰：「此周所存六代之樂。黃帝曰雲門、大卷；大咸，咸池，堯樂也；大磬，舜樂也；大夏，禹樂也；大濩，湯樂也；大武，武王樂也。」賈疏引樂緯曰：「帝嚳之樂曰六英。」漢書禮樂志曰：「帝嚳作五英。」白虎通義禮樂篇、風俗通義聲音篇、御覽樂部四引樂緯皆作「五英」，廣雅釋樂作「五諷」。○李斯上書曰：「太山不讓土壤，

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擇細流，故能就其深。」禮記中庸曰：「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。」說文曰：「涓，小流也。」書禹貢曰：「江漢朝宗于海。」

臣蓬衡藁品，樗散陋姿。汾河委筴，夙非成誦；嵩山墜簡，未議澄心。握玩斯文，載移涼燠。有欣永日，實味通津。故勉十舍之勞，寄三餘之暇。弋釣書部，願言注緝，合成六十卷。以上作注。

禮記儒行曰：「蓬戶甕牖。」詩衡門毛傳曰：「衡門，橫木爲門，言淺陋也。」左傳昭七年杜注曰：「藁，小貌。」莊子逍遙遊篇曰：「惠子謂莊子曰：『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，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』又人間世篇曰：『匠石之齊，至乎曲轅，見櫟社樹，其大蔽牛，絮之百圍，匠伯不顧，曰：『散木也，以爲舟則沈，以爲棺槨則速腐，以爲器則速毀，以爲門戶則液樅，以爲柱則蠹，是不材之木也。』匠石歸，櫟社見夢曰：『而幾死之散人，又惡知散木？』」○「筴」「策」「策」字通，實「册」之借字。漢書張安世傳曰：「上行幸河東，嘗亡書三篋。詔問莫能知，唯安世識之，具作其事。後購求得書以相校，無所遺失。」案武帝紀，元鼎四年十一月，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，此後元封四年、六年，太初二年，天漢元年皆幸河東，祠后土。三篋書亡，安世傳未明言爲何年，然幸河東爲祠汾陰后土，故此文汾河連言。文選漢武帝秋風辭曰：「泛樓船兮濟汾河。」乃元鼎四年幸河東祠后土作，可見幸河東必濟汾河也。○楊德祖答臨淄侯牋曰：「若成誦在心，借書於手。」○嵩山，文選尤本、袁本、茶陵本皆作「崇山」，今依日本古鈔本。案：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密高縣顏注曰：「密，古『崇』字，『嵩』『崇』同字，崇山即嵩山也。」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薦士表曰：「竹書無落簡之謬。」注引張鷟文士傳曰：「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枚，兩行科斗書，

人莫能識。張華以問束皙，皙曰：「此明帝顯節陵策文。」驗校果然。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。」又見晉書束皙傳。○陸士衡文賦曰：「罄澄心以凝思。」○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曰：「讀之喜笑，把玩無厭。」南齊書樂志謝朓雩祭歌辭歌黃帝曰：「涼燠資成化。」○詩山有樞曰：「且以喜樂，且以永日。」○王凝之蘭亭詩曰：「逍遙暎通津。」論語微子篇集解引鄭玄曰：「津，濟渡處也。」案：此謙言，雖喜其書可永朝夕，而實味其從濟之路。○淮南子齊俗篇曰：「夫騏驥千里，一日而通；鴛馬十舍，旬亦及之。」○魏志王肅傳裴注引魏略曰：「董遇言：『讀書百遍，而義自見。』從學者云：『苦渴無日。』」遇言：「當以三餘。」或問「三餘」之意，遇言：「冬者歲之餘，夜者日之餘，陰雨者時之餘也。」文選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亦引之，「夜」下有「與陰」二字，「雨」上無「陰」字，未知孰是。○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曰：「弋釣草野。」案：此弋釣喻獲取也。隋書經籍志曰：「班固、傅毅並依七略而爲書部。」○詩伯兮曰：「願言思伯。」

殺青甫就，輕用上聞。享帚自珍，緘石知謬。敢有塵於廣內，庶無遺於小說。謹詣闕奉進，伏願鴻慈，曲垂照覽。謹言。

以上上表。○閔括瑰麗，較之四傑、崔、李諸家，殊無愧色。知新唐書謂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」者，乃忌者詆毀之詞，不足

信也。

後漢書吳祐傳曰：「父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。」章懷注曰：「殺青者，以火炙簡令汗，取其青易書，復不蠹，謂之殺青，亦謂汗簡。義見劉向別錄。」案：初學記果木部、太平御覽文部二十二引風俗通義，亦據劉向別錄爲說。○文選魏文帝典論論文曰：「里語曰：家有弊帚，享之千金。」注引東觀漢記光武讓吳漢詔有此二語。○文選百一詩注引關子曰：「宋之愚人，得燕石於梧臺之側，藏之以爲大寶。周客聞而觀焉，主人齎七日，端冕玄服以發寶，革匱十重，巾十襲。客見俛而掩口，盧胡而笑曰：『此特燕石也，其與瓦甃不殊。』」